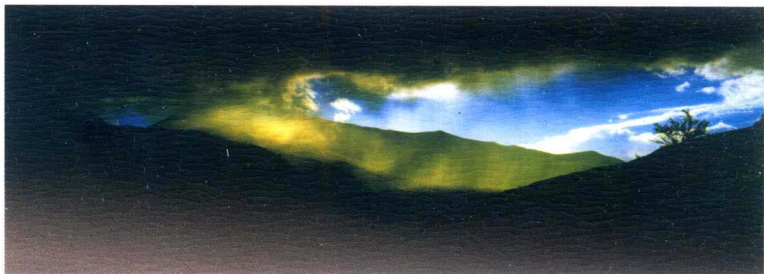


弹道无痕，老营盘老故事书写青春岁月；
军旅有梦，新平台新体验寄托英雄理想。
中国文学创意写作教学的最新样式

Traces


徐贵祥 领创



弹道有痕



人民东方出版传媒

 东方出版社


Traces



弹道有痕



徐贵祥 领创

人民东方出版传媒
 东方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弹道有痕 / 徐贵祥 领创. — 北京: 东方出版社, 2016. 1
ISBN 978-7-5060-8942-5

I. ①弹… II. ①徐… III. ①军事文学—小说创作—中国—
当代 IV. ①I207.4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6) 第 029050 号

弹道有痕

(DANDAO YOU HEN)

作 者: 徐贵祥 等

责任编辑: 简以宁

出 版: 东方出版社

发 行: 人民东方出版传媒有限公司

地 址: 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

邮政编码: 100706

印 刷: 北京京都六环印刷厂

版 次: 2016 年 4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16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开 本: 660 毫米 × 960 毫米 1/16

印 张: 24.75

字 数: 310 千字

书 号: ISBN 978-7-5060-8942-5

定 价: 49.00 元

发行电话: (010) 64258117 64258115 64258112

版权所有, 违者必究 本书观点并不代表本社立场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拨打电话: (010) 64258029

策 划

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
东方出版社

文学统筹

张志强

创作指导

徐贵祥 张志强 王 龙
胥得意 雷从俊 纵华政



目 录

弹道无痕

001 弹道无痕 徐贵祥 著



15 级硕士生

- 068 胥得意：弹道有痕
- 087 王龙：深河
- 107 雷从俊：弹道有痕
- 122 纵华政：弹丸
- 135 路迪雨婴：华山之殇
- 147 李梦媛：昨日重现

14 级硕士生

- 160 高梦璇：小狗肉肉
- 175 刘夏：莫愁

目 录

183 高博：弹道有痕

13级硕士生

190 徐彤：远山远山

203 李祎：指挥连的红房子

208 孔立文：基准连

11级本科生

228 钱榕：成长的豆芽

245 梁靖：弹道有痕

271 崔海云：选择

12级本科生

286 韦怡然：失控

298 吕漪萌：会飞的父亲

316 贺同越：另一种现实

334 高培厚：石准

目 录

13级本科生

- 349 王辰玮：兵之子
357 李童：妈妈的小白杨
364 聂晖书：爷爷的箱子

14级本科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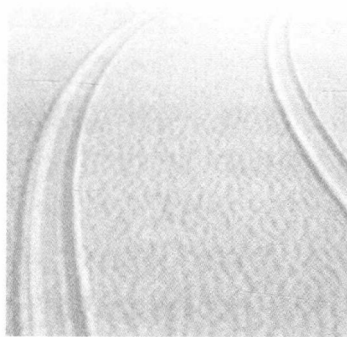
- 368 刘帅：《弹道无痕》刘发展之人物前史
374 房宇宸：父亲的嘱托——石平阳前史

15级本科生

- 380 毛雪：我与父亲石平阳

弹道无痕

徐贵祥 著



推算起来，该是 70 年代最后一个雪天。

载着新兵的闷罐子列车由东向西，经郑州再向北，过了黄河，便见窗外有几道纺线般的雪絮儿划下来，先是一团一团地在风中旋转，渐渐地有了铺天盖地的气势，很快就在旷野结起一层半透明的雪壳。及至到达终点，已是满世界银白。

卸车的地点是中原的阳安镇。说是兵站，其实也就是安在平原上的几道房子加两墩水泥平台。周围几里路几乎看不见人烟。

半个小时后，由北向南又来了一列车。两股新兵几百号人，乱哄哄地散布在铁路两侧，像是萎缩在旱地里的绿皮萝卜。鹅毛大雪飘得尽情儿潇洒，风却刮得嘶嘶啦啦极刺耳。

后到的那列车上跳下个面皮白净的大个子新兵，缩起脖颈往四下里睃一眼，就禁不住一阵嚷嚷：“俺的个娘哎，宋连长说是武汉军区，俺还当是武汉大城市咧，咋这龟孙地盘？”

无边无垠的大平原上，只见雪飘，不见草动。偏碰上接兵的宋连长就在附近，听见高个子新兵诈唬，就站起来，满脸不高兴，吼了一嗓子：“谁在那里嚷嚷？……王北风你人高马大的，还挺娇气是不是？你嚷个屁！”

那个叫王北风的新兵立马噤声，龇龇牙，骨碌着俩眼珠子往同伴们瞅了一遍，见大家都很同情，便将背包放在雪地上，一屁股坐下去。

宋连长又朝新兵喊：“都起来，都起来，活动活动，别阴死阳活地蔫着，防着冻出了毛病。”

新兵们纷纷起立，开始活动。有跑的，有跳的，有扭的，各种稀奇古怪的动作都有。宋连长向乱糟糟的活动场所看了看，满意地咧咧嘴，突然伏下身去，支起一只胳膊，喊道：“李老一，来扳手腕子！”

李老一也是接兵的，班长级别，真实姓名叫李四虎，因为是一班长，而且是很老资格的一班长，便被尊称为“李老一”。见连长挑战，李四虎不屑地嘟哝了一句：“屎，就你那两下子，别让我在新同志面前扫了你的威信。要扳，我就跟大个子王北风扳。”

宋连长笑了：“你小子欺负新兵算什么本事。”

李四虎反倒来劲了，拍着屁股起哄：“王北风你别听他瞎咧咧，我这是给你上新兵第一课，让你左手，上不上？”

宋连长也叫：“王北风你过来，别让李老一的气势汹汹所吓倒。他是纸老虎，你代表你们新同志露一手。”

王北风又往新兵的队伍里看了一眼，新兵们都不吭气，只是拿眼向王北风传递着很复杂的情绪。同车的新兵都怕李四虎，知道这是个老兵油子，一路上挨过他不少喝叱。

王北风心一横，鼓了一股勇气，想，豁出去了。鸟班长欺人太甚。

便与李四虎交手。

两个人伏在雪地里，将身子擀成一条直线。头一局，王北风想，你是老兵，给你个面子，手上就没咋使劲。李四虎很轻易地赢了，一赢就得意地叫：“算屎了算屎了，让你左手还轻飘飘的，你还嫩着呢，别伤了骨头。”一边笑，一边爬起来，拍拍屁股要换人。

王北风恼了，趴在地上不动，说：“李班长，再来一局。”

李四虎一愣：“操，还不服？那就再来。”

于是再来。王北风使出了吃奶的劲，最终还是输了。

连战三局，皆以王北风的惨败而告结束。

新兵们便都耷下脑袋，脸上分别有了惶惶的样子。李四虎站起身又拍拍屁股，头一扬，把身子挺得很高大，反倒谦虚了，说：“要说呢，你劲儿蛮大的，就是要领有点那个……以后，老同志们会教你的。”

王北风看看李四虎，又看看新兵们，特别是看见了新到的几个女兵也露出惋惜和同情的目光，心里窝囊得要命，恨不得把地球踩个窟窿钻进去。

宋连长说：“车没来，继续活动。下面我和李四虎同志做示范。”

正要趴下去，忽听一声怯怯地询问：“首长，我可以试试么？”

大家扭头去寻，看见新兵堆里冒出个敦敦实实的中等个儿新兵，红着脸盯着宋连长看。

新兵们就振了精神，稍停又有些灰心：就这蔫儿吧唧的样儿，行么？

宋连长高兴了：“好，甬管输赢，单这精神就可嘉。”又问：“你叫什么名字？”

“石平阳，首长。”新兵答。脸蛋儿虽然腼腆的，目光里却有一种好斗的神气。

宋连长说：“好哇，石平阳，这名字响亮。李老一，上！”

李四虎冲石平阳龇牙咧嘴地笑了笑：“嘿……小石头蛋儿，让你左手？”

小石头蛋儿也笑笑，笑出一副憨厚样儿：“别，还是来公平的，我在家帮爹打过铁呢。”

李四虎一愣，脸皮刷地绷紧了，不再吭气，趴下身子，凶凶地喊了声：“来吧！”

右手对右手。

老兵们新兵们都围了过来，前排的新兵把掌关节攥得咯咯吱吱响，后排的新兵使劲往前拱。女兵们也挤在里面叽叽喳喳，漂

亮的小脸蛋儿一个个都憋得很鲜艳，明显地制造着倾向于石平阳的情绪。

宋连长乐呵呵的，快活得就像是要看一场精彩的足球赛。他主动担任裁判，很耐心很严格地把两个人摆妥帖了，说了句开始，那两只小臂便不动了，像两根钢管，呈“人”字形架在地上。周围的骚动沉下来，只有雪花噼里啪啦地往下落，似乎为血管膨胀的声响做着义务伴奏。两副额上的青筋随着喘息声的逐渐厚重，也一截一截地往外凸。身子像是冻僵了，纹丝不动地凝在雪地上。

嘴上无毛的新兵们开始冒汗了，暗中替石平阳把劲儿攒得很足。大家来自五湖四海，但有一个共同目标，打倒李四虎，给老兵油子们一个下马威。女兵中有人认识李四虎，尖着嗓子泄他的气：“李班长呀，腿打战了呢，要栽给新兵蛋子呢。”

宋连长东瞅西看，咬牙切齿地喊了一声：“加油！”

大约过了四五分钟，接兵的几个班排长在漫长的瞬间里终于熬不住了，纷纷喊起了号子，为李四虎助威。新兵们起先想喊不敢喊，待排班长们喊红火了，不知谁低哼了一声，算是起了个头。新兵人多，越喊越响，女兵喊得尤为可劲，尖叫声咆哮声膛音杂音一并喷发——

“新同志，加油——！”

“加油，石平阳——！”

如同一群嫩嫩的炮声，滚动在漫天飞舞的雪野里。新兵们攒了多时的劲，就通过这恣意纵情的喊声，递给了石平阳。

石平阳精神大振。喊声如一股洪流把他的手背涨厚了。脸色由红变紫，再变红；五官死死地拧在一起，犹如纠结的葛藤。两只脚趾已经抠进雪地，做着无声无形的搏斗。李四虎是另外一副光辉形象，两只眼睛紧闭，毛发竖立，棉帽歪斜，耷拉着压扁一只耳朵，皮下血液分明可见，似乎随时准备喷涌出来。胳膊肘下

的雪地已融出很大一片水渍，棉军装由表及里几乎全部湿透。

又僵持了五六分钟。终于，先是一声闷响，紧接着，李四虎脑袋一偏，趴下了。

李四虎在紧要关头崩出来一个屁。李四虎后来再同老兵们说起这件事时，把惨败的全部责任都归咎于这个生不逢时的屁。

比赛完了，石平阳爬将起来，脸蛋子红红的，说了句“李班长手下留情了”。然后望着宋连长谦虚地笑。

新兵堆里哇哇地热闹开了，王北风打量着石平阳，很想喊两句过瘾的话，但他没敢喊，怕李四虎和老兵们不高兴，只是用一种兴奋的、感激的目光向石平阳传递着默契。女兵中却有一个椭圆脸，很调皮地冲这边笑笑，扬手做了个带劲的手势，不管不顾地喊了一嗓子：

“石平阳，棒呵——”

接着又有一个苹果脸女兵振臂高呼：“向石平阳学习，向石平阳致敬！”

女兵们乱成一团，边笑边闹，把新老男兵们看得目瞪口呆。李四虎恨恨地骂了句：“妈的丫头蛋子，笑破了嗓子嫁不出去个蛋！”

不久，团里的车队来了。一位看样子比宋连长还要大的干部走过来，老兵告诉新兵，这位就是三营营长庄必川。庄营长同宋连长和老兵们热热乎乎地打了一阵招呼，又看了看新兵们，说：“大伙的气色都挺好的嘛！”

宋连长笑笑：“营长，一出精彩的节目你没看到。”便把扳手腕的经过讲了一遍。营长哈哈大笑，很感兴趣很重视的样子，问：“谁是石平阳呵？”

石平阳便应了声：“我就是，首长。”

营长全面细致地把石平阳看了一遍，哼了一声：“嗯，是块国

防料子。”转脸又对宋连长说：“这个兵我要了，放你们一班去。”

石平阳和王北风被分到了一辆车上，驾驶楼里坐着宋连长。卡车先走一段柏油路，再走土公路，七拐八拐进了山。这山是西岭山区的一部分，山不高，沟不深，但很荒凉，沿路很少见到人家。翻了最后一道坡脊，便见到沟底和坡上出现了几排青砖青瓦的大房子，有的门前还零零星星地散布着几门大炮。很多年后石平阳和王北风都能够记得，他们乘坐的第一辆军车是挂着伪装网的解放牌汽车，车屁股后面印有白底蓝字：戌—33998。

第一天夜里，新兵们翻来覆去睡不着。

门外积了很厚的雪，白皑皑的一片。铺是地铺，脚头上一溜红砖码齐的床沿。门后砌了一个敦敦实实的老虎灶，上面罩了一个铁丝笼子，堆满了鞋垫子和湿棉衣，冒着湿漉漉的热气。夜深之后，不断有干部或者老兵查铺，轻手轻脚地走进来，将炉子上的物件翻翻转转，看看通风窗，再加上半锹煤。炉火一直很旺地燃着，时不时地探出火舌，把门后舔出一片暗红。随着这跳动的暗红，新兵们也在不断地燃烧着气吞山河的想法。大家明白，就从今天起，就在这片山沟里，自己就开始了漫长的军旅生涯。

吃足四天军粮后，宋连长把石平阳和王北风一并叫到连部，首先问：“知道这是什么连队吗？”

“师属炮兵团加农炮营一连，也是基准连，在团建制称为炮兵团七连。”王北风流畅地回答。

“还有呢？”

“炮兵之神连。”王北风又答，这是在路上就听说了的。

宋连长高兴了，很豪迈地翻出一本小册子，掀开一页说：“情况是这样的……1947年7月攻打天津，咱们连炮击天津桥……”然后一五一十说上一通光荣历史，说本连是全军最早一批炮兵连

队之一，谁谁谁是特级英雄，谁谁谁现在在中央，谁谁谁同毛主席合过影，说得石平阳和王北风热血沸腾。

宋连长最后又说：“咱们是加农炮，既打间瞄也打直瞄，很有学问。大学生咱伺候不起，初中生咱看不上，你们高中生当瞄准手正好。”

出了连部，两个新兵的心里充满了阳光。连长红口白牙说的话，要咱当瞄准手哩。

“知道连长为啥重视咱吗？”王北风问石平阳。

“不知道……可能也就是因为文化程度。”石平阳想了一下，老老实实地回答。

“我寻思，还因为咱们敢跟李老一扳手腕子。”王北风仰起头，望着天上的悠悠白云，很快活地哼起了小调，哼着哼着，突然加大音调吼了一句：“石平阳，棒呵——！”

石平阳吓了一跳。“你这人咋啦，阴阳怪气的！”

王北风嘻嘻一笑，神秘地凑近石平阳：“记得那个丫头么？分咱卫生队来了。”

石平阳皱皱眉头，讷讷地说：“关咱啥事？”

“关系重大哦，”王北风打了个响指，脸上涌现了一层流气，“知道她怎么评价你么？那个词叫什么……挺拔，啧啧，听这词儿，挺拔。石头你这家伙真有福，才到部队，就有姑娘挺拔上了……她叫张峨嵋，听说才十七岁。”

石平阳倏地变了脸：“王北风你咋这样，不严肃哦，道德品质有问题哦。咱都是革命战友新兵蛋子，你咋敢往邪的想？要是让连长指导员知道了，咱还了得？”说完甩开王北风，径自往新兵排宿舍走。

王北风也吓住了，急忙撵上去扳住石平阳的肩膀说：“你看你看，说着玩的，图个嘴皮子快活，咋就认真了呢？可不敢跟指导员汇报呵！”